

有商有量務實討論 理性依法尋求共識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龍聲飛揚

在日前五大商會主辦的政改諮詢論壇上，身兼政改諮詢專責小組主席的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表示，首輪政改公眾諮詢不會有既定立場方案，希望能夠凝聚「有商有量」的氣氛，「政府持開放兼聽態度，不等同怕事無立場，大家定要依從基本法的法律基礎」。的確，「有商有量」應該是政改討論的形式和氣氛，避免劍拔弩張各走極端而無法討論。但「不以規矩不成方圓」，只有嚴格按照基本法與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辦事，在法治軌道上求同存異，政改的討論才有基礎，社會方可真正凝聚共識。相反，天馬行空各說各話，就不可能有共識可言。

在日前五大商會主辦的政改諮詢論壇上，有商界代表說：「現時社會爭論離不開『公民提名』或『佔領中環』，雖然基委會委員已經多次講明『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或『佔中』違法，但特區政府態度曖昧，至今仍然含糊其詞，令好多市民混淆，近日更出現『民間公投』，擔心部分人會變得『胃口大，幻想多』。法律只有黑白與白，不可能有商有量。」

特區政府進一步明確態度有必要

在過去一段時間，一些反對派的政黨團體紛紛就特首普選提出各自方案，但部分建議例如「公民提名」，明顯與基本法與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相違，這些建議不但無助社會理性討論，更會引來廣泛爭議令普選再生枝節。林鄭月娥表示任何繞過或削弱提名委員會實質提名功能，相信不會符合基本法，這雖然沒有直接指出「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但已經「畫公訂私」，早在去年6月「佔中」行動舉行前商討日，特首梁振英當天就明確表態，指「佔中」行動是

為犯法而犯法，強調任何犯法行為，政府和法庭都不會姑息。實際上，特區政府對「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甚或「佔中」違法，並非態度曖昧，而是已經有明確態度，但可惜是偶爾星光燦爛一閃而過，而反對派則對「公民提名」和「佔中」則啾啾不休，有商界代表希望特區政府對「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甚或「佔中」違法進一步明確態度，這也許是有必要的。

反對派「一文一武」都違反法治原則

法治社會以嚴格依法辦事為理性原則。現在的問題是，政改諮詢必須明確普選的原則和規範，正如林鄭月娥指出，諮詢一定要有法律框架，普選方案不能天馬行空，要按基本法和2007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去做。反對派標榜尊重法治，卻公然置基本法與人大決定於不顧，帶頭破壞法治，這暴露反對派缺乏最起碼的法治品格。現在反對派搞的「一文一武」，文的即糾纏於「公民提名」，武的即策動「佔中」，都脫離和違反法治原則。

反對派至今提出「公民提名」、「政黨提名」、

「混合提名」、「雙軌制」、「三軌制」等，都是要架空、代替和改造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機制。反對派最新的提法，是普選前日公布的特首普選「三軌制」方案。有意參選者只要獲「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及「提名委員會」三個機制中任何一個提名，即成特首候選人。同時，不能以愛國愛港、或與中央對抗為由，拒絕確認候選人。「三軌制」變相將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的提名委員會提名權力攤薄，在提委會上面加設主導性的前置機制，要求提委會必須確認，讓提委會成為「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的「橡皮圖章」，並且要求提委會是委員會直接提名，以此控制提名委員會的運作，變相架空了提委會的提名權力和機構提名性質，本質上也違反了基本法。

反對派策動的「佔領中環」行動，在本質上是違法暴力手段迫使普選脫離法治軌道，以社會利益為籌碼迫使中央政府接納其方案，結果只會令社會陷入嚴重的內耗和動亂之中，阻礙普選的落實。社會各界應聯手制止「佔中」發生，而發起人也應懸崖勒馬，避免令香港走向動亂的邊緣。

必須尊重中央官員的政改講話

政府公佈政改諮詢文件後，一些反對派人士一再對諮詢文件列出中央官員對政改的言論進行指責和攻擊，並聲稱不應將中央官員的言論視為政改的依據和參考。必須強調的是，香港特首普選的方案是否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需要中央的認可和批准。文件中提及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姬鵬飛和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的有關說明和講話，都是代表中央對基本法有關香港政制發展、普選問題的權威闡

釋，是詮釋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有關規定的權威性意見，代表中央的立場和看法，必須得到尊重。反對派排斥和否定中央官員對政改的言論，實質上是排斥中央對香港落實普選的憲制主權權，借政改諮詢宣揚香港普選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普選，是把香港的普選引向邪路。



龍子明

務實討論 凝聚共識

任何國家及地區的政制發展，都不能脫離法治的軌道。依法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也是現實上的需要。香港是一個意見多元、利益多元、訴求多元的城市，社會各界對於特首普選有不同意見是十分正常的事，但如果缺乏一個客觀的準則及界限，將難以尋求社會對普選的最大共識。在香港尋求落實普選共識的基礎就是依法辦事。

國家主席習近平12月18日在中南海會見到北京連職的行政長官梁振英時指出，中央政府在2017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按照基本法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務實討論，凝聚共識，為順利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打下基礎。習主席「務實討論凝聚共識」八個大字，閃爍著理性的光芒，啟發香港社會理性、依法去討論特首普選。那些寄望中央會在兩條底線讓步的人必須放棄幻想。社會各界應該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基礎上務實討論，共同努力如期實現普選。

激進反對派推「公投」圖綁死民主黨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學民思潮」日前提出發動「五區公投」，並且以反對派盟主的姿態，要求反對派政黨在五個區都派出議員辭職，以「直接提名無篩選」作為補選議題，測試市民對「公民提名」的支持度。一眾激進反對派政黨包括人民力量、社民連以及被這兩個黨先後掃地出門的黃毓民，立即表態支持，黃毓民甚至裝出一副大義凜然的姿態，指就算是他口中的「反骨仔」陶君行參與補選，他都會支持云云。然而，與一眾激進派的戰意高昂相比，其他黨派卻有所保留，當年「委身」與社民連共推「五區公投」的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已直言「公民黨認為辭職『公投』不能達到目的」；民主黨表示要徵詢黨內意見；李卓人的工黨更加坦白，直言中途辭職將令李卓人失去一大筆議員約滿酬金，所以唔會辭職搞「變相公投」。

反對派冷對「公投」原因有四

筆者認為，反對派政黨對「辭職公投」反應冷淡，主要有四個原因：一是從切身利益着想，辭職不但失去豐厚薪津，要解散辦事處所有職員，而且立法會的選舉條例已經作出修訂，議員辭職後將不能參與補選，即是這次辭職不如公社兩黨當年般，可以坐定粒六重新取回議席。如果他們辭職，派出缺乏知名度的新人補選，隨時難以取回原有選票，有落選之危；就算新人順利接棒，但議席重於一切，黨友都無情請，極大可能劉備借荊州，一去無回頭，辭職的議員就後悔莫及。

二是反對派也知道「公投」不得人心。上次「五區公投」的慘敗已是明證，總投票率只有17.1%，補選經費高達1.5億元，等於每席位花掉3000萬元，主流民意已經反響強烈，更何況這次政改諮詢關係2017年普選特首，更加不容有失，如果反對派再搞多一次勞民傷財、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等於是自絕於選民。

三是擔心陰溝裡翻船，失去了對政改的關鍵否決權。主流民意並不認同「五區公投」，當年由於建制派聯手杯葛，令辭職的五人成功重返議會。但此一時彼一時，現在辭職的議員不能參與補選，激進派政黨又青黃不接(看公民黨的陳家洛、郭家麒；范國威等新議員水平便可知)，派不出有叫座力人士參選，假如有其他人士出來競爭，隨時令激進派連議席都失去，屆時不但賠了夫人，更會失去政改的關鍵否決權，風險太大，令反對派不敢造次。

四是反對派大黨其實對「學民思潮」極為不滿，一班小政客不要說立法會議席，連一個區議會會議席都沒有，竟要其他反對派議員辭職，等於是推其他人去死，自己就搶佔道德高地。而且，由向反對派「逼宮」要求簽署「公民提名」約章開始，「學民思潮」就以反對派盟主的姿態來發號施令，自恃得到一眾激進反對派支持，對於不認同者動輒口誅筆伐，無大無細，早已令反對派大佬心生不忿，但又怕「學民思潮」狙擊，於是唯有冷淡應對，拖得就拖。

推何俊仁辭職 激進派一石二鳥

有趣的是，根據反對派的議席分佈，其實不需各黨派共同參與，因為公民黨手上就有五個直選議席，即是說只要公民黨願意，就可以單獨引發全港性「補選公投」，而公民黨早有前科，為什麼「學民思潮」不全力向公民黨施壓，而余若薇、梁家傑又一早表達保留的態度呢？另一個疑問是，在修例之後，議員辭職不能參與補選，對於將議席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的激進反對派，為什麼明知失去議席，都立即表態會參與辭職？他們的支持者會說是為了理念，這是對政治無知，對這些政客不認識所致。實際上公民黨、社民連、人民力量對於「辭職公投」的不同立場，都是早有默契，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將民主黨綁上「補選公投」，推上激進對抗的列車。

眾所周知，要激進派派出五人「辭職公投」，風險實在太高，相反民主黨擁有兩個「超級區議員」議席，只要一人辭職就可引發全港性補選，成本極低，而且激進派不必付出任何成本。另一方面，激進派在政改上的策略，是要千方百計將民主黨綁到對抗的路線上，最終令政改再次破局。在以「公民提名」綁死民主黨的策略失敗之後，激進派再想出「辭職公投」的伎倆，並且由「學民思潮」一班小政客出手，但故意製造意見不一的局面，目的就是綁死民主黨，迫何俊仁辭職「公投」，屆時民主黨上了賊船，還能夠輕易落船嗎？

邵逸夫百年傳奇 事業長在風範長存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志強時評

香港影視梟子、慈善家邵逸夫先生溘然長逝，豐盛多采百年傳奇人生給後人留下一個啓迪創意、敢於開拓、廣闊視野的企業家風範，為後世長存一個樂善好施、熱心教育、獎勵科研的垂範。國家主席習近平、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張德江等中央領導人發來唁電，對邵逸夫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並向其家屬深表慰問。邵逸夫先生一生熱愛國家，關心民祉，慷慨捐贈，惠及多方。其愛國之情，其為國之志，人民將銘記在心。張德江在唁電中表示，邵逸夫先生不幸辭世，深表哀悼，並謹向其家屬致以慰問。邵先生畢生秉持愛國情懷，投身報國事業，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熱心公益，澤被後世，風範永存。

邵逸夫1907年出生於浙江寧波，原名邵仁楞，號逸夫。1958年，邵逸夫在香港成立邵氏兄弟電影公司，拍攝過逾千部華語電影。他旗下的無線電視主導著香港的電視行業，多年來佔據當地的收視領先地位，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邵氏電影和香港無線電視的節目。邵逸夫以他的文化激情和商業睿智，充當了兩岸四地的文化橋樑。他是推展中華文化的使者，用影視娛樂令中國文化藝術遍傳世界。

邵逸夫重視創意勇於嘗試

經營影視製作與傳播，本身就是創意工業，沒有敢地創意、敢於開拓，根本難以嶄露頭角，遑論「雄霸天下」。從邵氏攝製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發聲電影《白金龍》，到黃梅調電影的膾炙人口、武打電影的聲譽國際，無一不是開創先河，帶領潮流。邵逸夫重視創意，勇於嘗試，可說毋庸置疑。邵氏電影公司一度被譽為「東方的荷里活」。邵逸夫曾明確地表示過，他認為觀眾的需要和願望是第一位的，正是基於這樣的核心理念，在他掌下的邵氏電影和TVB才創造出了眾多深受觀眾喜歡的影視作品。

邵氏電影將陶秦、李翰祥、葛蘆黃、岳楓、林黛、李麗華、樂蒂、關山等大批名導演、名演員招攬麾下。邵氏電影捧紅巨星無數，林黛、樂蒂、凌波、鄭佩佩、王羽、姜大衛、狄龍、劉家輝……邵氏雄踞香江影壇數十年，仰仗的最重要資源就是這些耀耀明星，令「邵氏出品，必屬佳片」的品牌在東南亞街知巷聞。在香港影壇曾經或是仍然在延續的類型片種中，比如黃梅調電影、武俠片、時裝動作片、鬼片、風月片、清官片甚至賀歲片，邵氏公司把每一種類型電影都拍到了極致，並且一直向

到共同點——他們曾就讀的某所小學、中學或者高校裡有一座「逸夫樓」。如果用百度地圖搜索邵逸夫在內地各地捐助的相關教育和醫療單位，結果非常震撼。地圖上以紅色標記為代表的捐助項目遍佈半個中國。

邵逸夫投身公益慈善期間，正值內地改革開放初期，邵逸夫曾說，之所以更關注內地的發展，是因為他希望為內地的發展盡一份力。他的慈善，涉及教育、醫療、扶貧和賑災等領域。在邵逸夫看來，捐給他人現金，花光就沒有了，但投給教育，能培養出更多的人才；捐給醫療事業，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這些才是最大的回報。1990年，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為了表彰他為中國教育事業作出的貢獻，將中國發現的2899號小行星命名為「邵逸夫星」。

邵逸夫成為世人的集體回憶

雖然邵逸夫給自己取名「逸夫」，但其橫貫世紀的一生似乎總在扮演拓荒者的角色，絕無閒情逸致之時。邵逸夫曾經說：「寧波人從小就立志做大事，頭等大事就是經商，一生從商，終生忙碌，取這個名字，是希望自己能開中取靜，忙裡偷閒，安逸度過一生。」邵逸夫古稀之後仍堅持每天工作16個小時，治事之勤，世所罕見。

如今，邵逸夫成為世人的集體回憶。107歲的人生，如同一部超長電影，也似一部極富傳奇色彩的長劇。戲的尾聲，人們意猶未盡，只因這齣人生傳奇劇情精彩絕倫、不可複製。



楊志強

誰人「啟蒙」了戴耀廷？

徐庶

戴耀廷和《蘋果日報》為了其「公民提名」尋找依據，說找到一度以為遺失的學生會評議會歷年紀錄，發現1984年學生會去信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爭取回歸後普選特首，獲趙紫陽回信承諾「『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蘋果》如獲至寶，以此為「公民提名」製造輿論，戴耀廷更加往自己臉上貼金，說趙紫陽「孕育了港大學生會的民主信念，而任幹事期間是他民主啟蒙的一部分」，接着話題一轉，「可惜承諾至今未兌現」，以此攻擊中央政府沒有落實普選。

這種手法有兩個破綻，第一是移花接木，並且對當時學生會的政治傾向進行了化妝。第二是把七百多香港人當作傻瓜，完全沒有把1984年英國人委任和壟斷了立法局的議席，和今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不斷發展，進行比對，妄圖歪曲歷史。

趙紫陽覆信予港大學生會前，中國政府在1981年已經制定了對港政策的十二條，並且設想中國恢復行使主權收回香港之後逐步實行普選。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公佈的時候，宣佈了香港行政官協商或選舉產生。中國的民主治理香港，是在中國主權下的民主治港。但是，戴耀廷所說的「民主治港」，則是英國人撤退之前進行的「『港獨』民主治港」。

兩者本質截然不同，戴耀廷企圖將兩者混為一談，魚目混珠，極其不老實。1983年，中英談判陷入僵局，港大學生會聯同中大和理工學生會致函時任英國首相戴爾夫人，與行政會議首席席人議員鍾士元向港督尤德提出了「公民投票」決定香港前途的想法，目的是一樣，就是助英國人大打「民意牌」，向中方施壓。英國人提出了直接選舉港督的想法，戴耀廷等人在學生會立即作出呼應，提出所謂的「民主治港」方案，完全是英國貨，目的是實行「港獨」，讓英國傀儡掌權，抗拒中國收回主權。

戴爾夫人夫人回憶錄寫得一清二楚，「鑒於談判缺乏進展，我們一定要發展香港的民主架構，以期在短期內完成獨立或自治的目標，如像我們曾在新加坡所做的那樣。」港大學生會戴耀廷等人寫信給趙紫陽，就是向中國方面打「民意牌」，他的啟蒙老師，並不是趙紫陽，而是策劃「港獨」的英國政客。「港獨」不是民主，乃英殖民者操縱下變相的獨裁。只有在中國主權下遵照基本法實行普選，讓護護國家主權的人掌權，才是真正的民主。戴耀廷以玻璃冒充鑽石，又怎能瞞天過海？